

西北回漢豪族

馬家軍傳奇（下）（本文插圖刊第122頁）

●馬世弘

青海馬系奠基英雄

一、發皇於青海的馬海晏四世。

同教馬姓家族，在青海地區居留最久，發展

最快的，是馬麒、馬麟和馬步青、馬步芳。馬麒

、馬麟是馬海晏之子，馬氏家族的發迹，由馬海

晏伊始。馬海晏與甘肅河州系的馬占鰲有姻親關係，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清廷命左宗棠

爲陝甘總督，左宗棠分兵三路入甘平定回亂，在

洮河以西地區與馬軍大戰。馬海晏時爲馬占鰲主將，親率敢死隊三百餘人，偷襲左軍，將左軍打

得大敗，事後馬占鰲受左宗棠招安，將占鰲部屬

編爲三旗，以占鰲爲管帶兼領一旗，餘三旗旗長

爲馬永貴和馬悟真。他們三個與馬海晏同爲治州

人，被稱爲四大頭目，經左宗棠收編後，馬海晏

沒有得到一官半職。經過一段時間，馬占鰲勢力

增大，人數增多，乃保馬海晏爲其幫統。占鰲逝世後，馬海晏一直在其子馬安良部下帶領回軍。

庚子之役，董海祥率部勤王，馬安良、馬海晏、馬福祿等均隨董入京，抵抗八國聯軍，馬海晏於隨董護衛慈禧與光緒帝時，在宣化病逝。其

長子馬麒經馬安良保舉，承襲馬海晏遺職。庚子和議後，馬麒同甘駐紮巴燕戎（今青海循化縣），馬麒甚得馬安良賞識，屢加提陞。辛亥革命，

對寧夏革命軍進行鎮壓。革命成功後，馬安良命

馬麒率領其西軍精銳，駐紮河州。時清廷的西寧

鎮總兵離職，北洋政府派寧夏的馬福祥接充，馬

福祥久未到任，乃由馬安良保薦馬麒爲西寧鎮總

兵。

馬麒蒞任西寧總兵後，將其軍隊大加擴充，號稱「寧海軍」。又延攬文人黎丹、李迺芬等爲

智囊，策劃一切，並將青海辦事長官廉興去職，

及陸洪濤舊部宋有才、黃得貴、韓有祿等，趁機

自行兼代。民國四年北政府裁撤青海辦事長官，改設蒙番宣慰使，裁撤西寧鎮總兵，改設甘邊寧

海鎮守使，兩職均派馬麒正式充任。馬麒一面在

集善後會議，馬又派多人以寧海各界代表名義參

加，對段表示擁戴。

民十四年段政府以馮玉祥爲西北邊防督辦，

旋又命兼甘肅軍務督辦，於是乘機將其軍隊開

入甘肅，並派劉郁芬爲駐甘總指揮兼軍務督辦。

劉入甘後即誣殺歡迎其入甘的李長清師長及其所

屬高級將領，使甘肅軍要人人自危，乃密謀倒劉

。馬麒態度曖昧，兩面敷衍。

民十五年，吳佩孚、張作霖、閻錫山聯合討

馮，隴東鎮守使張兆鉗，隴南鎮守使孔繁錦，以

及陸洪濤舊部宋有才、黃得貴、韓有祿等，趁機

聯合攻擊駐甘馮玉祥軍，事前曾徵得馬麒的贊同

，但事發之後，馬持觀望態度。待張兆鉗與孔繁錦敗走後，馬麒因一味奉承迎合馮玉祥軍，不但未

被消滅，反在夾縫中生存下來，但最後劉郁芬還是趁機將馬部劃爲國民軍，並改編成第一混成旅

。馮軍參加北伐後，將馬麒部改編爲暫編第三十

當局，極力拉攏，以穩固其權位。青海馬家軍的

基礎，從此由馬麒奠定。

民國十三年秋，馮玉祥聯奉（張作霖）倒吳，命爲省府委員，馬稱病不赴蘭州，祇在西寧就職

佩孚，進駐北京，馬麒即派代表通好。段祺瑞召

，並表示歡迎馮軍進駐西寧。劉郁芬以甘肅亂事

初定，暫停西進，乃將各道改為行政區，以其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辦事處處長林競（浙江人）為西寧區行政長官，將寧海鎮守使改為寧海護軍使，派馬麒充任。表面上將馬的職位提陞，實將其原兼領之政權分開，另派人掌理。

同年，北伐軍深入華北，馮玉祥調馬部騎兵參戰，馬遲滯其行，適其所部營長馬仲英叛變，聚集數千人進攻河州，蘭州方面謠傳，馬仲英的叛變，實受馬麒、馬廷勛的唆使，劉郁芬始對兩馬起疑心。

北伐成功後，奉軍張作霖退出關外，華北戰事結束，馮玉祥將其所部大量開入西北，並提請中央將甘肅劃分為甘肅、青海、寧夏三省，以其部將孫連仲為青海省府主席，以馬麒為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詳見民七十二年十二月中外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六期，孫連仲與青海）。

孫部進入青海後，馬麒、馬步芳父子，對孫侍候謙恭，獻馬獻款，曲意奉承，乃得保全勢力，未被孫軍吞併，馬麒次子馬步芳，且由團長擢陞為二十六師的旅長。

民十九年初，中原大戰爆發，馮部孫連仲、高樹勛等先後調離青海，以馬麒代理省主席。翌年馮軍戰敗，青海馬家軍遂羣起公開反馮，馮部無法再入青海。

馬祺繼任青海主席

到自手。

中共摧毀青海馬家

青海省府改組後，以馬麒為主席，馬任職未久病故，由其弟馬麟繼任省主席。馬步芳由旅長陞為暫編第九師師長。兩人雖係叔侄，但相處

並不和協。到了民二十五年，馬麟出國朝聖，由馬步芳代理主席。馬步芳的軍隊此時已由第九師擴編為新二軍，下轄一個師，兩個騎兵旅，繼又擴編成國軍第八十二軍，馬步芳任軍長。

民二十七年春，馬麟調任國民政府委員，青海省府主席，由馬步芳正式接任。從此青海軍政大權，統歸其掌握（詳見民七十五年二月中外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二、三兩期，馬步芳與青海）。

馬步芳獲得青海軍政大權前後，勵行徵兵，擴充勢力。

民三十一年中央命令甘肅張掖、酒泉一帶馬步芳所屬韓其功軍隊，撤回西寧，將其兄馬步青（時任騎五軍軍長，駐武威）調任青海柴達木盆地屯墾督辦，並令騎五軍移駐青海，從事屯墾工作。騎五軍抵達青海後，被馬步芳吞併。

民三十二年成立四十集團軍，以馬步芳為總司令，馬步青為副總司令，並以八十二軍與騎五軍為該集團軍骨幹。馬步芳任總司令後，將八十二軍長兼職，保其獨子繼援接任。旋又對步青

說：「他與步青擔任總司令和副總司令，責任够重，步青如仍兼騎五軍軍長，無異與其侄繼援處相等地位，有損聽聞，也有礙觀瞻，乃商得其同意，將騎五軍軍長一職，由其女婿馬呈祥繼任，表面上對馬步青是一番推崇，實際乃將其軍權移到自手。」

馬繼援的八十二軍於同年復又援陝，奪取咸陽，又予共軍重創，以後因孤軍無援，通訊機密又被共軍識破，遂節節向隴西撤退。在隴西戰役中，馬步芳與馬繼援間的情報通訊，不會運用作戰情報密碼，以暗語代替傳達情報，如將敵人稱為「客人」，作戰為「吃飯」，戰鬥勝負為「盈虧」，白刃戰為「手抓」，包圍為「坐圓桌」等。

對高級將領，也以暗語代號相稱呼。至蘭州陷落，守軍四散，馬繼援始由蘭州轉永登至青海，後經重慶到台灣。

民三十八年紅禍氾濫，中共彭德懷進軍甘陝

地區，暴民作亂，奉命率軍入新平亂，騎五軍利，用其騎兵快捷的行動，迅速將爆亂敉平。然後又平定烏斯滿叛亂。烏斯滿是新疆阿山區哈薩克族的遊牧民族，是新疆土著艾林郡王的忠實擁護者。艾林郡王被盛世才以違反「平民政策」之罪，獄死牢中，引起烏斯滿之忿怒，在阿山區發動抗暴運動，要為其族長申怨報仇。

烏斯滿歸順中央後，史達林一心想除去烏斯滿，老毛子又命外蒙騎兵截堵烏部東行。突又派出騎兵五千餘衆，入侵北塔山，遂發生北塔山事件，中央派騎五軍馬呈祥將外蒙軍擊退。

馬呈祥來台後曾任彭湖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於民國八十年四月去世。

寧夏回族馬姓豪門

三、屈意攀附，左右尋源的寧夏馬系。

西北回族馬姓豪門人物，在發展成長的過程中，都與董福祥發生過密切關係的，馬占鰲、馬安良父子如此，馬海晏、馬麒、馬麟如此，就是

寧夏的馬福祿、馬呈祥兄弟等人都是一樣。

寧夏馬福祿、馬福祥兄弟的父親叫馬千齡，原以商農為業，當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陝甘發生回民叛亂，叛亂中回教新教首領馬化龍戰死。那時在河州回民尚聚集有十八大營，馬占鰲見大勢不可抗拒，洽求受左宗棠招安，此後馬千齡與馬占鰲合作，逐次驅散十八大營的勢力。

馬千齡這一家系，在回教圈內，一向都反對種族衝突，相互仇殺。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五年），甘肅回民反抗清廷統制，清廷命當時駐

紮陝西潼關的董福祥（時董已歸順左宗棠），同甘平亂，千齡之子馬福祿，時在河州招募鄉勇，成立「安寧軍」，他向領軍前來鎮壓民亂的清軍提督董福祥，進獻「平亂進軍方略」，積極協助官軍，董氏大為讚賞，照其所陳策略實施，禍亂很快得以平定，但亦誅殺了許多同民。同民中的激進份子不諒，將馬家及其親屬住宅焚毀。清廷以功賞福祿武進士名銜，並擢陞為總兵。不久董福祥應考武闈，獲中鄉試第一。

抵禦八國聯軍有功

庚子之役，義和團亂起，八國聯軍進入北京，董福祥奉召率部入京勤王，馬家各軍隨同前往，福祿、福祥兄弟亦被調入京，參加作戰，以後董軍失敗，福祿在正陽門抗擊八國聯軍的激戰中陣亡，受清廷追封為「振威將軍」，所部由其胞弟馬福祥繼續統領，隨董護衛兩宮入陝。議和後因他不在八國聯軍要求懲處之列，清廷賞給他記名提督。

慈禧、光緒回京後，馬福祥先後奉命任甘肅靖遠、莊浪、協台及西寧鎮總兵，並遼領阿爾泰護軍使。辛亥革命之始，他仍忠於清室。馬安良玉祥收編，馬即編為第七師，以馬鴻達任師長，調馬福祥為北洋政府航空督辦。

民十五年冬，馮玉祥在五原督師，任馬鴻達

為國民軍第四路司令，受援陝總指揮孫良誠節制，隨馮玉祥軍經甘肅固原、平涼入陝，擊破劉鎮華軍，解西安之圍。

民十七年，北伐軍經山東北上，張宗昌、褚玉璞等節節敗退，馬福祥見張作霖之北政府已經無望，乃秘密南下，向中央輸誠，中央任馬福祥為軍事委員會委員，藉以溝通其子鴻達與其侄鴻賓感情。以後又被任爲開封政治分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編遣委

方軍閥多年火拼中，能繼續生存，乃因馬待人處事，禮讓和平，對當時國內各大勢力派，盡力拉攏，屈意應付，馬福祥善於應付危局，更能注意地方民生教育文化事業，地方民衆對他有良好印象。

民十四年馮玉祥入甘，恣意將西北馬家軍勢力，逐殺消滅，情勢岌岌可危。民十九年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爲情勢所迫，將駐甘青寧部隊大部調走，才解除了諸馬的危難，以後諸馬之實力，在西北不但未被減弱，且日有增大，地位亦日益陞高。

員會委員等職。

民十八年編遣會議，馮玉祥對中央不滿，擬率領所部回西北，馬福祥奉派赴陝西華陰向馮玉祥疏解，勸馮息兵。此時，馬鴻達隨韓復榘石友三反馮，聯名通電擁護中央，馮玉祥軍心動搖，馮玉祥不讓離去，馬福祥處境尷尬，情勢危殆，幸馮玉祥顧慮人心動搖之際，馬福祥侄鴻賓率軍居馮後方，馮未敢將馬福祥羈留。馬福祥返京後被任爲青島市市長。

民十九年，中原大戰正進行之際，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閻錫山、馮玉祥迅速失敗。張學良

要求以沈鴻烈任青島市長。馬福祥聞悉後知不能再留，表示願轉任其他職務，旋被任爲安徽省政府主席，數月後調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民國二十二年春，調任國府委員，同年夏病逝。

馬鴻達獻兩件國寶

馬鴻達在其父逝世前，已陞任至第十五路軍總指揮，福祥逝世後，鴻達折衝尊俎，縱橫捭闔，應付各方，頗有父風，民十八年馬鴻達隨同韓復榘、石友三反馮後不久，韓復榘、石友三受湖南唐生智煽惑，密謀反抗中央。此時馬鴻達駐防徐州，在韓、石勢力圈內，應付稍有不善，難免被中央討伐，或被韓石吞併。他能在夾縫中找出路求生存，致唐生智陷於孤立，全軍覆沒，使韓復榘不敢助唐，石友三亦表示悔過，才免予處分。

民二十年，國軍圍剿江西紅軍，馬鴻達東調率部至許昌漯河一帶駐防，此時馬常恐被人吞併

，急欲得機返回西北。同年夏，中央發表馬鴻賓

爲甘肅省主席，被馮玉祥留在甘肅的雷中田施陰謀軟禁，馬鴻達乘機電請回甘平亂，中央遂發表

馬鴻達爲寧夏省主席。

馬鴻達任寧夏省主席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位尊望重。抗戰爆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仍兼任寧夏省政府主席。三十六年夏，陝西榆林被共軍包圍，形勢危殆，馬奉委員長蔣公介石命，以寧夏兵團全力往援，予共軍重創，解榆林之圍。蔣公親題「戰勝疆場，勇冠三軍」，以示嘉勉。

民三十八年夏，彭德懷西犯，防守甘青寧各軍，未能竭誠合作，致遭慘敗，爲各方所不諒。馬鴻達於寧夏失陷之前，攜眷飛往重慶，旋由香港帶病赴美就醫。

中原大戰結束後，馬鴻達駐防秦安，因建陣亡將士紀念碑，掘地挖出兩件珍貴古物：一爲秦始皇祭天用的玉環，一爲用金鑽串連的十二支玉牒，上刻篆文「唐玄宗祭天文告」。馬一直將其妥善保存，直到民五十九年，馬因病逝世時，遺囑獻給政府，同年由其劉蒂俠夫人，親自護持由美來台，陳徵故宮收藏，當作國寶。

馬鴻達一生雖無赫赫功勳，但對抵抗日敵與閻統治，聚衆起義，烽火遍及綏西、甘、陝等地，在馬福祥的指揮下，馬鴻賓統領甘肅新軍，進剿捕殺，後民四年秋至民六年冬，將盧占魁、張有才、弓占元、高士秀及白彥公等部，各個擊破，並擊殺亂黨首領弓占元，處死僞稱清代後裔的「僞皇」達爾六吉。在進攻弓占元的激戰中，馬

無數財富，寧夏變色後，全部化爲烏有。

馬鴻賓，字子寅，也是甘肅河州的回民，生

於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九月十四日。光緒

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其父馬福

祿率部入衛京畿，在正陽門抗擊八國聯軍的激戰

中陣亡，事後由其叔父馬福祥率領其部回甘肅，

任靖遠協副將及西寧鎮總兵，兼代青海辦事大臣

，建立西寧礦物隊，任馬鴻賓爲礦物隊領隊。從

此，馬鴻賓在地方上每值番案發生，必奉命帶兵

查辦，開始他後來四十餘年的戎馬生涯。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

，各省聞風響應。民國元年三月，甘肅驍銳軍統

領黃鉞，在秦川（今天水）成立軍政府，宣布獨立。馬鴻賓隨馬福祥所領昭武軍前往鎮壓、無功

，見清廷退位，遂改變立場，通電擁護共和。

民二年，袁世凱任命馬福祥爲寧夏護軍使兼

寧夏將軍，節制烏審、阿拉善及鄂托克三蒙古旗，

馬趁機擴充實力，呈請北政府批准，添練甘肅新

軍，袁世凱委馬鴻賓爲新軍司令。

民初開始，西北各省地方勢力，反抗北洋軍

閻統治，聚衆起義，烽火遍及綏西、甘、陝等地

，馬鴻達在馬福祥的指揮下，馬鴻賓統領甘肅新軍，進

剿捕殺，後民四年秋至民六年冬，將盧占魁、張

有才、弓占元、高士秀及白彥公等部，各個擊破

，並擊殺亂黨首領弓占元，處死僞稱清代後裔的

「僞皇」達爾六吉。在進攻弓占元的激戰中，馬

鴻賓曾日馳三〇〇里，以寡擊衆，大勝於科布爾

。北政府嘉許馬鴻賓「忠謀自備，勇略無前」，特授予陸軍中將銜。

民十年，馬福祥陞任綏遠都統，馬鴻賓繼任寧夏鎮守使，統領甘肅新軍並兼管內蒙三旗軍事，儼然成爲方面大員，雄視西北。

爲爭地盤兄弟反目

馬鴻賓任寧夏鎮守使不久，爲開放煙禁事，同甘肅督軍陸洪濤、寧夏道尹陳心淮發生爭執。

先是民國初年，甘肅禁絕雅片種植，陸陳兩人爲了增收軍餉，在寧夏地解除禁令，准許種植雅片，馬鴻賓極力反對，派兵阻擾，後因馬福祥與陸陳兩人沆瀣一氣，經其調解，開導，以「寓禁於徵」的手法，設立「寧夏道屬禁煙罰辦處」，以徵收煙畝罰款，藉增加收入。

民十一年，馬鴻賓以「保境安民」爲名，向寧夏八縣提出借款要求，規定以低價折收煙片，經綏遠運往京、津各地，以高價出售，從中獲取暴利甚厚，他將暴利所獲購買槍械彈藥，加強自身軍事力量。至於借款，則有借無還，縣民也不敢過問，不了了之。馬鴻賓更巧立名目，尅扣軍餉，常引起下層官兵不滿。

民十四年一月，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兼甘肅軍務督辦，馮部李鳴鐘爲綏遠都統，馬福祥掛名西北邊防會辦。爲了鞏固馬家勢力，馬鴻賓報請馮玉祥批准在轄區內，依靠地方士紳力量，抽撥壯丁，擴編所部發展步、騎、炮兵共二十個營，團營官佐多任親族擔任。

同年，馮玉祥企圖把甘、綏地區作爲國民軍的發展基地，一方面令劉郁芬率國民軍兩個師，於十四年九、十月間進據蘭州，並代理甘肅軍務

督辦，同時強令馬鴻達（馬福祥子）的第五混成旅，撤出綏遠開往寧夏。馬鴻達迫於馮軍勢力，無奈之餘，違心聽命於馮。馬鴻賓感到馬鴻達帶同甘肅督軍陸洪濤、寧夏道尹陳心淮發生爭執。

軍入寧夏，勢將危及本身利益，率兵阻滯於綏西磴口（寧夏省所轄）地區。時值隆冬，馬鴻達身處不毛之地，糧餉無着，兄弟兩人相持不下，幾乎兵戎相見，後經馬福祥居間說和，雙方始未訴諸武力。馮玉祥又適時將馬鴻達部改編爲陸軍第七師，並許其移駐寧夏金積、靈武二縣，馬鴻賓也允許從烟畝罰款中撥給協餉拾萬元，二馬相爭才告平息。

民十五年春，吳佩孚同奉軍頭張作霖相互勾結，以討伐「赤化」爲名，在京綏一帶向馮玉祥的國民軍發動攻擊，爲使國民軍腹背受敵，吳佩孚又指使隴東鎮守使張兆鈞，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及宋有才、韓有祿等地方軍頭，進擊國民軍劉郁芬，一時甘肅境內戰雲密布，勢將陷入混戰，馬鴻賓見情勢混亂，便四處奔走，倡議召開平番會議。

今甘肅省永登縣（會議）會議，主張通過調停，消除戰爭。張兆鈞此時並無議和誠意，又見吉鴻昌率國民軍一旅來甘援劉，平番會議遂胎死腹中。但馬鴻賓消除戰亂的主張，却深受甘肅各界歡迎。

民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國民軍重整旗鼓，在綏遠省五原暫師北伐，國民軍以「固甘援陝」，聯晉圖豫」爲方略，馮玉祥留在甘、綏地區，整頓軍隊，督師進攻。十一月馮玉祥任命馬鴻賓爲國民軍二十二師師長兼寧夏鎮守使。十六年春，又委馬鴻賓爲甘邊剿匪司令，馬鴻賓即率所部在正寧、寧縣等地，同陸洪濤舊部韓有祿、黃得貴作戰。

隨後，馬鴻賓又率部開往陝西，繼續追擊韓、黃。民十六年秋，馮玉祥任命馬鴻賓爲國民軍第七師師長，率兵阻滯於陝西渭北，休整補充。民十七年春，原國民軍第二軍李雲新，聯合河南樊鍾秀，乘馮部主力宋哲元東出潼關之際，圍攻西安及渭北各縣，爲馬鴻賓部所敗。

輸識中央稱馬善人

馬鴻賓在駐陝期間，管束部屬官兵甚嚴，在軍務繁忙之餘，還會親自帶領士兵幫助農人耕作，從不打人罵人，頗得民心，當地民眾稱他爲「馬善人」。

民十八年，馮玉祥和閻錫山掀起中原大戰，企圖推翻蔣委員長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馮玉祥任命馬鴻賓爲護黨救國軍第四方面軍第七軍軍長。十九年馮玉祥重新調整部署，委馬鴻賓爲寧夏省主席，負責軍隊主要給養及後勤補給，馬鴻賓帶一團官兵離陝赴任。當時在寧夏境內，雜牌軍隊極多，互不統屬，社會秩序異常混亂，馬鴻賓採取安撫與打擊兼施方針，利用地方士紳力量，很快就控制了整個局勢。

民十九年十月，馮閻聯合掀起的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宣布下野，馬鴻賓從此棄馮投誠國民政府。馬福祥曾大力向蔣委員長介石吹噓馬鴻賓的才幹，力薦馬鴻賓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蔣委員長爲了安撫人心，籠絡馬家勢力，任命馬鴻賓

爲甘肅省政府代理主席，改編馬部爲國軍暫編第七師，任馬爲師長。民二十年初，馬鴻賓輕騎簡從，走馬上任。原國民軍留甘殘部雷中田，投誠後中央任命爲國軍第八師師長，擔任甘肅省府警備司令。馬鴻賓爲中央收回西北行政權後，所任命的第一任甘肅省主席。

的軍閥，常各據一方，時有衝突，馬鴻賓面對此種局面，支撑應付倍感困難，想以裁員減薪，精簡機構及通過考試，任免縣長等辦法，鞏固自己及的領導地位。但事與願違，首先激起了雷中田和

其他各種勢力的強烈不滿。前在中原大戰後宣布下野的馮玉祥，正想借助雷中田的力量，企圖東山再起，與雷往還，策動他伺機倒馬背叛中央。

中央從國民軍手中接收甘肅，爲了解甘肅實際情況，派馬文車、譚克敏、嚴爾艾及楊勛支等四人，以國民黨黨務視察員及甘肅省黨部整理委員的身份，來到蘭州。八月七日，國府命令改組甘肅省政府，任命馬鴻賓爲甘肅省政府主席。

馬鴻賓是個無大作爲的人，省府改組後雷中田連一個省府委員也未得到，内心不滿。馬文車

因位在其下的黨務觀察員譚克敏，被任命爲省府委員，握有財政廳長的實權，自己僅得到一個委員的虛名，嫉恨在心。於是就夥同雷中田策動民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的「雷馬事變」，將馬鴻賓軟禁起來，成立一個新的省政府，任命雷中田爲全省保安總司令，馬文軍自封爲臨時省府主席，造成既成事實，期獲中央認可。

羊肉的，來了一個咬豬肉的，誰上台老百姓都要出丁、出糧、出錢，誰都不打土匪」。這時久蟄居四川的吳佩孚，企圖趁甘肅政局混亂之際，勢力，調和雷馬糾紛，使馬鴻賓遷釋離甘。

民二十一年，蔣委員長介石委任馬鴻達爲寧夏省主席，並繼任馬鴻賓在寧夏的第七師師長職務，同時下令馬鴻賓去河南接替馬鴻達三十五師師長之職。次年春，馬鴻達奉命帶領部份精銳部隊赴寧夏上任，馬鴻賓對此甚感不安，既不想離開寧夏，更不願放棄經營多年的所部第七師。此時馬福祥已於先一年去世，馬鴻賓沒有靠山，無奈之餘，只好逕赴南京，向蔣委員長面陳襟懷。蔣公經一再考慮後，允許二馬將所屬部隊番號對換，馬鴻賓部改爲第三十五師，退出銀川，移防金積，中寧及中衛一帶，歸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節制。自此，寧夏二馬相爭不了，時常發生衝突。

青、寧三馬堅決阻孫西進，於二月一日下令撤銷「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公署」、免去孫殿英督辦兼職。孫感到中央出爾反爾，抗命不從，中央遂令甘、青、陝及晉綏軍對孫殿英東西夾擊，孫於三月二十日通電下野。馬鴻賓亦撤回原防地。

民二十三年冬，馬鴻賓主力移防隴東。翌年二月，中央令陝、甘、寧、晉四省地方軍隊，約五、六萬兵力，聯合向陝甘、陝北共軍發動大規模圍剿，馬鴻賓奉命派十數團兵力，自隴東的曲子、環縣、合水及慶陽等地進剿，其主力在柳村與共軍四十二師接觸，雙方經一度激戰後，於二月七日中央又調集東北軍及西北諸省軍隊，對盤據陝北和陝甘邊區的共軍，再次發動攻擊，馬鴻賓所部經整頓後復參加進擊。八月，共軍二十五軍經隴東北竄陝北，馬鴻賓奉命截擊，頗有斬獲。家軍的戰鬥精神。

民二十五年，馬鴻賓指揮三十五師，復在隴東與西竄紅軍交戰，在此戰役中，一〇五旅旅長高軍事領袖蔣公介石在廬山正式宣布：對日「和平」已到絕望時期，犧牲已到最後關頭」，要求全國軍民「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齊起來抗日」，時馬鴻賓任八十一軍軍長長，奉命開往綏西，防禦日寇。

民二十八年秋，八十一軍主力三十五師及另兩個騎兵連，移防伊克昭盟之達拉特旗，馬鴻賓

(下)奇傳軍家馬

設前方指揮所於擅召，其兵力布防於黃河南岸之灘地及灘南沙窩沼地各處，對敵設防警戒。二十九年二月底，日軍乘黃河封凍時期，自托克托縣出動戰車六十多輛及大炮數十門，渡河西犯。馬鴻賓令各部嚴陣以待，對敵適時痛擊。二月二十七日黎明時分，日軍以三〇多門重炮，向三十五師防區轟擊，馬部略有傷亡。翌日晨，日軍步炮兵在偽蒙騎兵師千餘人之配合下，發起猛烈攻擊，馬鴻賓以舊式老毛瑟槍與手榴彈，憑藉預築工事，同裝備精良的日軍，展開激戰，頗有斬獲。此後數十日同日軍之戰中，馬鴻賓改變對日軍作戰策略，以利用沙窩地帶，日敵戰車無法施展，困境下，採游擊戰術，打擊敵人。在沙漠蘭西○壠地區，馬鴻賓指揮所部與敵展開近戰，使敵大炮難以奏效，馬部步騎兵即乘機迅速佔領山頭制高點，當即將登山仰攻止爬到山腹的數十名日軍，全數擊斃，然後以手榴彈與步槍的猛烈火力，給後續仰攻的敵軍，以重大殺傷。等到敵人大部援軍在坦克掩護下抵達陣地時，馬鴻賓所部已撤退轉移陣地，使敵撲空。

此役擊斃日軍達兩百多人，馬部僅傷亡二十餘人。日軍經過這次的打擊，加之黃河又逐漸解凍，交通運輸不便，日軍被迫渡河北撤，黃河南岸日軍陣地，暫時也被廓清。

晚節不香令人惋惜

馬鴻賓的部隊，經過略事休整後，復奉命繼續與日軍作戰，此後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向灘地及灘南沙窩沼地各處的偽蒙騎兵，發動大規模

的戰鬥，數十次，攻克敵軍據點多處，將綏西伊克昭盟大面灘地全部收復。

民三十年，中央命令馬鴻賓為綏西防守司令，所部駐防臨河、五原。是年冬，日軍又渡過黃河南犯，馬鴻賓指揮所部在桃力民、大樹灣同敵休眠之際，鳴槍驅擾，使敵驚惶，不得安寧，或炸毀鐵路，阻滯敵軍交通，一時頗收陣前心戰效果。

民三十一年，傅作義任綏西防守司令，馬鴻賓任副司令，馬率部協同傅作義部共同對日作戰

十一日，因胃癌死於蘭州。（詳見民七十九年六月中外雜誌第四十七卷第六期寧夏王馬鴻賓）。

聖文庫拾夢抒懷

隆重 李潔著

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

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七三九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的戰鬥，數十次，攻克敵軍據點多處，將綏西伊克昭盟大面灘地全部收復。

將敵逐退，並將包頭以南地區的史蒙營子及新城等地收復。三十二年，馬鴻賓部始撤回寧夏中寧縣，補充整訓，馬鴻賓得到暫時的休息。

馬鴻賓對抗日戰爭，貢獻很多，在綏西、隴東地區截擊日軍，安定後方，是位抗日民族英雄

，戰果輝煌。是年冬，與日軍經過數次激戰後，

將敵逐退，並將包頭以南地區的史蒙營子及新城等地收復。三十二年，馬鴻賓部始撤回寧夏中寧

縣，補充整訓，馬鴻賓得到暫時的休息。

馬鴻賓對抗日戰爭，貢獻很多，在綏西、隴東地區截擊日軍，安定後方，是位抗日民族英雄

，戰果輝煌。是年冬，與日軍經過數次激戰後，

將敵逐退，並將包頭以南